牧隱集 二

文

牧隱文藁卷之五

松風軒記

曹溪倫絶磵號其所居曰松風軒請予記予曰松之有心也貫四時閱千歲所以不改柯易葉者必有所以然風之爲物也順八方動萬物所以無滯形跡者亦必有所以然試觀之千巖萬壑一坐具地左右視聽靜縛客塵渙釋俱盡絶磵何所爲哉目覩焉而已矣耳聞焉而已矣聞之有動于心耶視之有動于心耶其必有遺視聽而不囂於其間者矣則蒼然而異於群卉穆若而異於衆聲爲日用中淸淨受用亦何足

尚哉而絶磵方且扁其所居又以語於人曰我松風軒一閤道人也而方內外交從而稱之曰松風軒倫絶磵所居也無亦贅中贅歟雖然穹窿在上則人指之曰天也磅礴在下則人指之曰地也有身以起居有屋以出入無所爲無所衷不樂於群鳥獸乎尋師訪道代不乏人有知師名者必躡蹻斷崖不避路滑則皆曰吾將以扣松風軒也因以拂疑網開直開灑然彼松風於心体之間則累刼昏滯將無一點餘矣其乃物也復何言哉予之卧病久矣華而得師

銘曰聽瑩夫豈無少得哉雖不吾請將有所贈

翊先之乎是以忘其鄙拙作松風軒記且告之曰松風軒盡大地皆是也雖在千萬里外當惠我一陣清凉可也不然吾之熱惱何日而濯請無忘是為記

清香亭記

舅氏中樞致政公植蓮小池將結亭其側走書問名與記穡今病餘惟舂陵光風霽月是慕遂取其香遠益清之語略述其義天地之判也輕清者在上而人物之生稟是氣以全者為聖為賢其於治道也馨香而感于神明求之三代盛時可見已舂陵當宋文明之世追悼五季晦盲否塞之禍推明聖經大極之旨

以紹孔孟之統而其所愛乃在於此至著說以明之猶以爲未盡其意特結之曰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則寥〻千載所以警動後學者深矣穡也皓首窮經日以景慕華而舅氏愛同舂陵故其喜躍也爲異於平日吾想鄕先生賓客之至擧酒聯句晴波兩岸風葉烱萼似盡非盡非詩似詩蒼顔白髮酣歌其中是爲葛天氏之民歟羲皇氏之世歟心寧而体舒氣完而守寂不獨蓮香之淸也而舅氏之淸德當益遠播爲子孫之遺矣異日告老而歸卜鄰隙地得以陪杖屨更爲舅氏賦之戊午冬至前九日記

樗亭記

門生己酉科壯元柳伯濡題其所居曰樗亭請予記予訊其義伯濡曰樗櫟散材也故終天年我東方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益齋侍中也益齋自稱曰櫟翁蓋必有所取也濡在先生之門視益齋猶大父也子思述中庸亟稱仲尼道之所出也身之所出也今伯濡優游省垣冠冕異常行路辟易入以孝吾親出以友吾友揚揚至于今皆益齋侍中波及之餘也故取樗以名吾亭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慕之也深故親之也切親之也切故比之也彌近而不知讓焉幸先

生演其義予曰吾少也不讀詩草木之不知也益齋之言曰櫟之從樂〻其無用也盖謙詞耳今子既曰散材亦是無用焉而已矣天下之物無不可用而木之用尤多宮室之居器皿之用朝夕之不可無也戈捕之備車輿之具緩急之不可無也則其入用之苟皆可知已今伯濡不此之取而推樗之是求眞樂於無用者矣益齋自號櫟而終身 兩堂歷事五代道德文章聞天下伯濡可謂知所慕矣益齋不世出人固不可不知量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取法於上耳不可以自暴自弃伯濡其益勉之哉道德也文

章也天豈靳人乎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伯濡無息於明誠之教則於体物不可遺之地自有呈露而不可掩者尚何無用有用之可言哉

石犀亭記

兗之州理三方皆大山獨北面平遠而南山之谷出水者二水之來又遠是以合流則其勢之益大也可知矣每年盛夏雨霖既作狂奔搖射破屋宅齧田壟為民害不小為之長者宜未重為之慮乎南山之下置分水院古人所以殺水勢也而卒莫之务於是二水走衝之地積石為城使水小西而北流地勢北下

水順其性民之害斯絶矣迺作亭於水之掖道正據
其中分引泚流繞亭四面如辟水之制亭之前後累
石為嶼樹花木凡二所浮橋以出入坐嘯其中如乘
桴于海而群島之出沒於烟濤雲浪之間信乎其可
樂也回鶻僊天用之南游也得至其上既還京以牧
使金侯之書求名與記予曰大禹理水見於禹貢一
篇大抵順其勢而道之耳秦孝文王用李冰守蜀冰
作石犀厭水灾及酈道元撰水經石犀已非水舊然
後之言水利害者必稱冰云因以求冰之心可見已
是以杜工部作歌行乃曰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

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壓奔怒盡調
元氣乎水土二帝三王之事而二帝三王之心之跡
後世之所固有而未嘗須臾之亡也然必求詭怪不
經之說以爲經濟久遠之策則工部之心又可見已
雖然孔子嘗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石之鎭水愚夫愚
婦之所共知也象之以犀必有其理抱朴子之書言
曰刻犀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則犀之爲物可以避
水灾彰〻明矣又況石爲山骨犀又郤水〻於是避
之必矣水旣知避又導之下霈然無少齟齬日趨於
空曠之地滔〻汩〻至于海而後已水患何從而復

作邑屋何從而不寓書作斯亭當不在貶例矣故以石舜名其亭而取工部石舜行爲之本又以抱朴子爲之證而斷之以春秋之法俾後之人知亭之作禦水灾也奠民居也非徒爲游觀設也登是亭者考名思義其必起敬於金侯矣侯名賞知印寧府掌令憲司爲彼有廉能名

菜隱齋記

門生宋文貴改貴以中字曰彰敢服菜之菜名其所居曰菜隱求予記曰文中之少也父母愛之甚愛之甚則欲其身之顯于世其心可知也凡顯于世者三

曰儒曰吏曰武而吾之氣質近於儒故名曰文貴嗚呼父母愛子之心如是可不深致其思乎文中私自念曰人人之身有良貴天爵是已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士君子之所大欲也直欲求人爵而不顧天爵則非吾儒者之事也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一中而已也故更以中中天地人所由立也貴無對焉則於父母命名之義不必更而吾之所以用力者亦有所據依矣非有慕於河汾也頗倂記之予曰中之訓中庸盡之夫何庸贅然日彰既以中自命而所居則曰葉隱予以是知日彰有

志者也中之用著於語默見乎行藏其体則卓爾而莫可從也於是築室自居環堵蕭然曰彰之巾在焉茅茨土階聖人之用其中也瑤臺瓊室後世之失其中也曰彰之巾予益慕焉今夫士大夫得志行己華其居豐其食肉以適其欲外以誇其榮自惟不足幸而傳之子又幸傳之孫蓋無幾也至於席未暖而移居辭未乾而易主甍棄隳之室非此之類也明矣但未知瓮牖歟圭竇歟繩樞歟蓽門歟如陶復歟如區脫歟上雨歟傍風歟所可必者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乎日彰偃息其中其必有所慕焉非傳岩之野乎高

宗之夢與否又在乎天矣日彰惟中之是執焉終身于兹非所惡以形夢求非所欲中乎在人乎在天乎福善禍淫厥類惟彰天道自不僭也日彰其益勉焉

圃隱齋記

予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予以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問而汲汲於此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知之於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聖人為然凡為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恭矣

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則聖人之志在天下
可謂至矣老而不遇也刪定讚修垂教萬世則若可
以農圃矣然猶未之聞也然則遲也之問不獨自鄙
又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視
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故公山之召亦不遷乎陽貨
之禮亦不遷絕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心之苦
矣其鄙遲也之問宜矣至於遲則其自處必不敢企
顏子顏子猶在陋巷則其不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
哉由也求也見責於夫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
見夫子怒形于色心自語曰由也求也我同列之良

也而尚如此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
吾終身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問其所以為圃之說
識於中而發於外其樞衣函丈悲惋低回所以不得
已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
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達 七十從游三千而
學圃之問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鄭逵可
歌鹿鳴而賁丘園之束帛擢壯元而擅文苑之英華
續道緒於濂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圃尤以善說
詩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浮舟日本專對之才可謂不
負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乎天道

之有常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洽于下天道順于上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以圃隱名其齋求予記予曰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為農圃也可知已今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顔為學者師非其眞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而伯仲乎己未春二月庚申記

寶蓋山石臺菴地藏殿記

寶蓋山石臺菴比丘智純請予筆其化疏未幾又來

曰吾特疏走公卿間得米布可以給吾用矣吾老矣猶惧一旦身先朝露不及見功役之畢然吾志也不可不使後之人知之欲其繼吾志又不可以口舌傳敢請先生一言予曰浮圖氏善幻多技能故其興作易於拾芥梵刹之相望靈迹之有赫不可勝紀寶蓋山地藏石像亦其一也地藏瑞應世所共知雖不筆之記可也獨純之拳拳于此其心不可泯滅也是以書其語又以勉後之繼純者焉善乎純之言也生死信無常矣故曰今日雖存明亦難保人之生死可謂大事矣

鏡照不遺故於啟從乞丐之際祛

其昏惑畀之聰慧古今已驗之跡多矣今純也既崇
信而奉事矣地藏之所以益其智與否吾未之敢知
也則後之精勤以求之其得聰慧與否吾又未敢知
也雖然人之心與佛菩薩之心本一也故在諸佛不
增在衆生不減至愚之人一旦能有以悔罪求哀發
其本然之善心於俄頃之際則本心之全体大用宛
然呈露與夫一生宴坐全提單提而有得者無以異
也夫豈止於小聰小慧而已哉既　　　　　訊其
規制則曰地藏石像三尺餘石室高六尺深四尺廣
四尺今純所作之屋北荏覆于石室之上每雨則簷

瀏流石室北蓋所以庇石像且以便精勤者去

巨濟縣牛頭山見菴禪寺重修之記

懶翁之師指空也曰達順者先在堂下戒行緊潔同列皆服懶翁亦奇之故其為王師領袖萬衲尊榮無對焉順師至與之交禮順師雖走避懶翁竟不敢自尊是以凡在懶翁門者敬順師致禮悉出心悅非曰吾師尊之吾輩姑從而尊之也順之為人如此重修巨濟牛頭山見菴以宋幽谷所錄功役始末走之神勤珠上人求予記案其狀新羅哀莊王時有僧曰順應曰理定入中國聞寶志公有遺教曰我後三百年當

有東國二僧至吾道東矣於是謁志公眞身得其法以來爲驛仍載華嚴經以㱕此牛頭山見菴之所由作也山中又有元曉義相慈明三大士遺跡存焉今道正菴慈明菴是已見菴既廢未有復其旧者至正庚子釋小山有風水學愛其地勝謀於頎公頎公與大施主判事金臣佐及其門人曰某曰某即鳩村庀工五閱歲而落成於甲辰某月蔚然爲一叢林矣於寺之艮隅建懶翁影堂以致追慕之誠於是山門之事畢矣頎師俛然坐對三十八峰矜語坐客曰天作地藏以遺其人如此耶曰此峰其名曰某也曰彼峰

其名曰某也歷數三十八日惟不足順師之愛山也
可謂成癖矣珠上人言之如此故併著之己未六月

疎齋記

仁山崔彦文新作室于王巖洞之東峰坐壓茲將訖
功矣陟穿洞下孫柳問名於牧隱子曰予無才又多
病不能伺候攀援之勞無所接於吾身然自丁酉决
科以來今二十二年矣由掌書記補三舘貟累轉至
今摠郎禮儀司階奉常未嘗一日去職歲察廩粟則
非不為有司之所知也然入仕久矣而官未離於四
品吾之命也吾之疎也命受於天非所當怨人非疎

我而我有蹟何人之尤且以近日豪村傑儒多蹈禍敗者觀之則吾之蹟未嘗不甘心以内足矣何敢有慊慊之意於斯須之頃哉吾將以扁吾室曰蹟子幸記之予曰蹟吾所試也學之蹟圖書藏裂矣吾雖悔可追於事之蹟官職辭矣吾雖悔可追於交友之蹟舊故見遺避近見猜矣吾雖悔可追於君臣機事不密害成將阽於危又非一再事上之蹟吾雖悔可追於凡此四者有一於身足以弃於世矣而況四者之并乎是宜斥黜而官兩府再提文衡病居食封君祿又將五年蹟之於人爲益大矣吾之所試者止此

今子又揭之室之楣安知子之跡他日不爲我之跡
手進學益勵居官益勤交際益信則遭逢雖晚當展
素蘊必遠過於吾之事立功矣其以跡之効必不瑣
瑣而已矣如天之福二老相携綠野堂上唱酬歌呼
蒼顏白髮得終天年則世之膠漆以爲固城府以爲
深卒之靈敗解散者其有羨於跡齋當如何也跡子
將與子同皈乎

無隱菴記

天台嵩山寺長老全義李氏之良也仕族也而棄之
學浮屠游曹溪首四選矣又棄之入山中直探佛髓

于心地未竟其父強之試僧選乃選於天台擢上上
品而無量義處得三昧矣辛丑兵燹入山蘇幾無遺師
奉父母逃難安然如在室中父母大喜聞者亦服其
爲人矣不幸父母相繼即世師攀呼廬墓側終三年
雖吾儒有志行者鮮有其比師之所守必有以異於
人矣川寧縣母氏之家也山水之勝秔稌之饒易於
度日非如崎嶇深邃唉松栢栖烟霞絕世而莫與隣
則師之所居當有搢紳儒雅之往來然地稍僻人又
罕至師之心可知矣辛而東亭南游會晤酬唱惟日
不足師之所居則無隱奄也東亭既愛其人又樂其

有梅竹水石之勝至于今不能忘于懷使予記其菴以寓思慕之意予曰名菴之義吾蓋未之知也抑吾夫子有二三子吾無隱之語吾平生所用力而未見之地也今師異端也不足以語此雖然師之心既非常疑矣既孝父母矣既變君子矣則吾儒者當進之又進不當以異端塞之也嗚呼世之醜面目而齊蕪其所為者皆隱之類也而師洞然無纖毫芥於其間謂之無隱名不虛立矣吾試觀之菴之中有人焉人至則如見其肺肝也菴之外有山而朋有水而請所謂纖塵不立之境則人也境也堂堂落落橫亘于古

堅窮第三際誰復更覓主人公哉予病也久思欲一游山水間以快平昔之懷無隱菴僧容吾一宿也不請以爲記

六益亭記

上洛金直之予同年進士也年長吾四歲甚相善日相從不忍別則夜同宿挑燈哦詩直之之父母亦喜其好學也享以酒食啖我輩于室今不能忘也予既遶倅驪登宰府再知貢舉直之猶爲諸生出入棘闈每考閱畢則語于心曰直之今又如何及傍示則直之不第心自痛焉雖直之自痛亦何加於予哉由是

知公於心不如公於法也直之長於詩律辛全詩賦取士直之又丁外艱不得赴試者兩科矣嗚呼悲哉然直之之心猶未已也不得於世則必聞于心求所以娛心之術莫如山野之自適晨昏之自養焉於是卜地於尚之支縣曰青驪者作室以居取晉處士陶靖節松竹菊三益之語益樹以桑栗柳而自名其亭曰六益求予記予曰損益之象著於易卦不必言也損益之友詳於論語又不必言也直之好吟詩詩之比興盖其所得者深矣予又何敢贅哉然嘗之登斯亭者未必皆知直之之心名亭之義故略述直之

之春〻於六物者以告焉松之有心竹之有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之所取也菊之隱逸隱者之所取也桑記豳雅衣裳之本也栗著楚丘粢饗之用也抑之為物因時感人忘其私而勤於奉公給於用而易於求取者也直之居於其中觀寒暑之推移樂時物之变化随感而應吟為詩歌入於無形之形嚼其無味之味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直之雖不得於世其所以自得於身者如此嗚呼與齒去角造物真靳人矣吾今也憂病困頓至于九年之久適足以迫吾年直之之不遇而老也宜得以娛其心而

寧其軀為同年李走推頹者之所踐也六益益其德乎益其壽乎直之真吾益友矣巳未四月二十二日記

送月江記

李少尹來謁予曰家君棄官老于開寧于居之西置一室端居心西方口誦其世界之主之名久而易服如真浮屠氏焉然其飲酒愛客猶前日也而先生未由至其中家君思先生則不少置如得先生一言縣之堂之壁是家君曰對先生而而少慰其縣縣之情矣願名之又衍其義焉予曰公吾所從游者也其輊世肆志雖古高士無以過之蓋衣冠之冑而宦不甚

達勢有所必至焉耳試其面勢則平野大川金鰲竜之山在其南直指之山在其西東北衆山低揖蒼外鑒池堂前種芙蕖揚析以寓所慕之幻境所托之隱居幻境卽所謂西方隱居則晉處士也臨流望月情與悠然雖吾儒何以及李氏父子間哉雖其志在於棄世遠慕西方之人而扶吾之綱常以興慈孝之風以善一鄕之俗蓋可知也送月堂不可無記矣 丁病久矣乞骸骨將老歲暮而未遂也知天之福得償所願匹馬徑走百里山谷一樽風月當叙舊日從遊之樂大依送月堂詩一篇爲公歌之傳孟一問織阿其多

弼節守小尹名鞅是予姻親云是爲記庚申正月初
吉記

牧隱文藁卷之五

牧隱文藁卷之六

平心堂記

曹溪安上人見予于黃驪江上求記其平心堂曰吾師幻菴所命也先生幸行其義予儒者也道聽竺敎不敢發于口姑以所學言心在天地曰明命賦之物均矣而人最靈然其氣禀局於前物欲蔽於後三品之說所由起也聖人憂之立敎以明倫克己以復禮於是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矣此吾說也師之師吾談祖意吾所慕焉者也心之体用析之精矣吾又何贅二十八代達磨大師初得神光將心覓心安心之頃

全躰妙用呈露靡遺傳至六祖法周沙界矣吾又何贊至於靈山拈花付伽葉以涅槃妙心則西乾東震代不絕書宗匠多矣吾又何贊上人非常倫也超出等夷無與比肩立致當選佛也得登階之號觀法無高下入道無彼此故其心也湛然如古井隤然如大地或運如神龍而雨天下心豈可以易言也哉吾儒者用心以平治氣以易所以修齊而及天下平耳上人之志非止此也具萬德備萬行為三界導師而已矣是遠乎哉不遠也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尚可議其平不平乎哉上人其思之嗚呼吾老矣贅語至

與　上人平心宴坐其胷吾言乎否乎不也

負暄堂記

雪嶽上人懶翁弟子也師　之卓錫神光移于圓寂于
露骨于清平于五臺而往松廣自松廣而檜岩由檜
岩而瑞雲吉祥諸山然後復往檜岩也上人皆從之
朝夕熏炙頗有所得其與一宿覺雖曰異調然非日
用而不知者所敢望也求予名其堂予之　神勒
上人在群中目其貌秀而靜耳其言簡而當予心竒
之矣故不復讓乃以負暄塞責而告之曰師之師號
師以雪嶽蓋取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之氣象也

纖塵不立全体獨露逈出雲表非陰陽寒暑之所可得而凌轢也明矣然血氣之所在性命之所存淡飡以實其腹麁衣以掩其躰則雖絶學無為者亦所不免也吾想雪嶽冬居瓶水凍爐火灰井氷合寒冽甚矣朝日出高峰入短簷溫溫乎其可親也負之暝目氣舒而神融雖犀帷鳳炭深閨之燠無以過之啇之豈不為虛羡矣夫至道無形因物可見而物與我又非二也雪則寒日則暄暄氣舒寒氣縮非獨吾身也天地之道也而其至理存乎其間心焉而已矣心之䋺雖日方寸至道之所在也故不以寒熱故有小变

堂〻全體蓋天蓋地矣上人宴坐所求不在斯然不在斯於予之熱惱熾甚對師煎茶未知何日也

覺菴記

釋志先扁其所居曰覺菴從牧隱子求記予諾之而久而未即與之非靳也未暇也其求也又屢則不得不略言之鄒國有曰天民先覺者述伊尹之言也志尹之志宜以自表今先也釋氏也奚取哉殷而上蓋也下周也周之衰而釋氏始尹之志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以天下自任也至美其風被于中國而及于西域則釋氏獨得之

推而又大之於是曰三界曰三世蠢々者皆吾之令
也吾當拯其溺而食其飢喋々焉鼓其吻汲々焉勞
其身而不少卹則與尹之志同矣惟其毀冠裂冕去
父子羣禽獸為異耳吾儒者或訿之不為過矣然世
教不古人倫之敗取笑於釋氏者不小則釋氏近於
獨善其風猶足以激衰世吾不得不取之時與往來
況其祝髮君上其志可嘉也哉今先也又其徒之有
志者也走遠近不拘東與人不較及物是先盖所謂
鈇中錚々者矣雖然擬人必於倫吾罪也固知無所
避然視帖耳搖尾則有間矣吾罪當從末減矣若夫

其說則佛者覺也吾尚未之詳

雪山記

雪山西域之山也聞名而已耳無由而識其真面目也有牛禪者取以自號從吾言也牛之在雪山者最肥膩而其潔也尤甚故其糞猶為戒壇之用吾嘗竊聞其說於其書而敢告焉上人素知其事故樂取焉今之徵吾言也吾蓋難於讓矣語曰繪事後素素質之無文者也能受五采故譬之性湛然不動純一無雜而為五常之全體者也性吾所當養儒與釋共無少異焉牛禪者戒以絶物欲之或汚其白也定以拒

物欲之或亂其淨也慧以化物欲而歸于其純也潔不在牛而在於我矣吾之對師也如在雪山之中而雪山非遠矣師以雪山自表則雪山與師非二矣其由戒而入于定由定而發其慧全躰大用純乎白淨與佛而等尚何疑乎雪山真面目在乎師矣在乎師矣

五臺上院寺僧堂記

釋英露菴懶翁弟子也游五臺入上院見僧堂有基而無屋乃嘆曰臺山天下之名山而上院又大刹也僧堂成佛之所十方雲水之所會也而可無乎於是

馳之義務緣崔判書伯請之室安山郡夫人金氏聞之
喜與崔謀出錢以施爲夫人所自施大多始於丙辰
秋功訖於丁巳冬其冬邀僧三十三十年坐禪五年
辛酉是大半也盛設法會以致其誠其年十一月廿
四日月已入矣僧堂無故自明衆怪其然求其所自
明曰聖僧前燭出也衆乃大驚今其焰山中諸菴相
續至今世謂金氏至誠所致也金氏目覩其事益感
益信益崇其敎捨奴婢田土以爲常住資恐後之人
無以而知之也求記於穡穡亦驚嘆曰有是事哉吾
未之前聞也夫燈燭也有炷矣有油蠟矣然必有火

而後光明出焉今也不火而自明非佛之靈何以致之哉佛雖靈又無因而赫厥靈矣則金氏之名傳也宜矣僧堂記不可不作也

報法寺記

王城之南白馬山之北有大伽藍焉太祖妃祁氏所捨家也所施田民至今存焉中府者久侍中漆原府院君尹公與禪源法蘊和尚同盟重營始於至正癸未工後將訖又謀曰大藏經不可無於是取諸江浙戊子歲也撤所居西堂以庋經壬辰歲也殺宇陞備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闕設落成

初會癸巳歲也歲辛丑設落成中會冬爲沙賊所蹂
躙殿宇器皿經卷像設存者蓋鮮國家克復京城之
後稍稍葺之邀曹溪禪師行齊主席甲辰歲也歲乙
巳夫人柳氏亡公且悲且感督功益急明年工告畢
歲丁未又取藏經江浙明年所須器皿又完則曰此
吾寺之再初也乃設落成初會歲庚戌落中會歲丁
巳邀曹溪禪師汀偏主席歲戊午　　　始從萬日
弥陁會凡爲屋　　間不侈不陋覩者起敬夫人
以三月初五亡而公以八月初四生故轉藏歲再首
用其日也公之意又欲用公棄世之日嗚呼其慮之

也遠矣施布一千疋存本取息又施田在富平府金
浦縣守安縣童城縣者公之祖業也又有田在金浦
童城者夫人之祖業也歲用其出未嘗求丐檀越家
公之計可謂得矣世之流汗傍門者多矣能不愧恥
乎弥陁會已六年矣公之康強天或相之至於今年
也必矣尊經則三乘之教誨達于方寸之內念佛則
九品之樂國在於跬步之間所以脫舊青增新福而
澤及於物者又何疑乎第未知後公而為功德主於
是寺者能以公之心爲心雖累百世而不之替乎否
也嗚呼此公求記之意也欲公相

玄陵巍然爲德首迄今朝野倚之爲重如太山而祝釐報　上狥我俱利其心愈久而不少息豈不大爲後人勸哉廉左使仲昌文以公命徵予文且曰史氏所當書也是以不辭而爲之記

古巖記

曹溪辛亥大選天亘吾同年崔兵部之弟也兵部有弟聞之久未知其爲浮屠氏也遇于光岩見其面如兵部予益悲焉兵部無子而弟又如此何哉一日來語予曰吾之號古岩也龜谷之所命也吾所好古也所居岩也古故違今時岩故遠乎地吾初學也所以

尚友也所以避俗也非僧揭諦之時也請先生一語以自表予曰同年之弟即吾弟吾豈惜吾言哉師既背師之兄入于異端矣然知敬兄之友又知求文以慕吾儒吾豈惜吾言哉然師之學非我學也吾之學非師學不幾於道聽而塗說乎盤古遠矣大禹氏奠高山大川人得平土而居之其嶄巖幽邃人跡所罕至則虎狼猿鳥之所窟宅也然山澤通氣時出雲雨以溉田野自黄帝井田之後至于今其利博矣飽食佚居不知其所由來者妄人焉而已耳余與後生嘗言之未知其肯吾言否也獨亘上人似也名由寶立

故也上人求其所以自命之義以澤洽三塗道行三際爲心包并而無古今平等而無高下必使覺性圓滿十方清淨周遍則古也今也岩也平地也皆吾方寸間全体妙用矣面壁所叅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有竪窮橫亘之異哉上人旣毁形矣然不忍滅其名則於世教非漠然無心者也故引黃帝大禹之事以曩其一端而終之以其穀上人其自擇焉上人之所居誰之力歟上人之所食誰之力較同年之序也敢不以情告

呆菴記

杲上人愛知
玄陵住光岩寺者十年嘗蒙
玄陵宸翰曰杲杲菴四字之賜屢請辭去竟
玄陵世不得如志及
今上即位凡三辭又不得命遂挺身而去上黨韓先
生遇之神勒寺上人因先生請記杲菴於韓山子韓
山子將筆之適是山李子安氏至韓山子喜之甚授
之筆曰子其代予言哉子安氏曰是不難矣杲從日
從木日在木上也吾與上人所居岸東海則出日之
地也日之出也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此杲之所以從

日浴木也吾嘗南遊雞林上佛日寺之東峯凌鳴濤瞰大海時昧爽色未卞水天下上乍明乍晦乍赤乍黑變化歘翕吾實驗焉少選日輪躍出瞥然升于天矣光明粲爛可數毫髮向之扶桑如在目中吾實快快今上人其亦嘗觀於此者乎其取以扁諸菴則吾所不知也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也曰明德以人言也顧明命明明德學者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心之明也赤子匍匐將入井是心之暗也不能純乎明不能純乎暗是學者之未定者也學有緝熙光被四表學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此日之

拂于扶桑升于天而無所不照者歟上人游江南遍叅達士於其學不問可知也第未知得與中原文獻交際而求一言之益乎必嘗有以吾所言告之者矣韓山子莞爾而笑曰子之言是矣何當見昇上人質之遂書以爲記

清州龍子山松泉寺懶翁眞堂記

懶翁眞堂名山福地皆有焉韓山牧隱子秉筆紀始末久矣今其徒覺連又來曰清州龍子山有石弥勒石塔存實福地也連走于邑居鄉社謁清信男女得財若干作屋三間戊戌八月畢功垂我懶翁眞于其中

僧居左右偏所以朝夕香火報師恩也請先生記之記誰不能為記真堂先生事也予曰翁之塔奉教銘翁之真堂為其徒記吾於翁則漠然不相攝以吾不及游翁之門也然翁真堂由我而傳于久使後之人知翁名實賴我筆則與乎昔親炙而無所補益於身後者豈可同日語吾之幸也歟翁之幸也歟抑又連之幸也歟因緣會遇當付之一笑耳

寂菴記

華嚴大選景充住興王寺未幾絶去世網超然雲水間衲衣蔬食將終身焉而氣高豪志潔人之見之無不

愛敬予之往來甓寺也始內交焉亢公嘗師事懶翁
翁名之曰寂久矣今得孟雲韓先生大字以扁徵予
文為記且曰二覺啟於寂教之極也三觀終於寂禪
之極也功行已斷知見不立俱忘永嘉是非直透達
磨功德是吾志也然先生何能知之予之在山也晝
而一鳥不鳴夜而孤月又出水流花開雪壓松上獨
立固寂群居亦寂々之有味舌難以旣吾是以扁之
吾菴吾觀先生似避喧者然未必知吾道也故略舉
二覺三觀達磨永嘉之說而終之以山中之事先生
何所取乎予曰吾儒者自庖羲氏以來所守而相傳

者亦曰敬而已矣至于吾不肖盖不敢墜失也大極
敬之本也　動一静而萬物化醇焉人心敬之次也
一感一應而萬善流行焉是以大學綱領在於静定
非敬之謂乎中庸樞紐在於戒惧非敬之謂乎戒惧
敬也静定亦敬也敬者主一無適而已矣主一有所
守也無適無所移也有所守而無所移不曰敬不可
也治平政事之明效位育道德之大驗師之敬也其
亦菩刹含識之源本欤如或槁木其形寒灰其心而
滯於敬則與吾儒之群鳥獸者何異吾儒之絶物也
釋氏之罪人也吾與敬養當善省固不流入於一偏

可也若夫山中之寂屬之師而不屬於我〻奈何我
奈何

重房新作公廨記

洪武癸亥冬十月初吉鷹揚護軍裴矩来致其班主
密直崔公之言曰吾重房修造記敢煩先生乃出功
載大廳三間西廳三間樓庫三間南廊九間門一間
塗墍丹雘外繚墻垣亦一大役也村易以直不足則
都統崔侍中助之巡軍布二百五十疋近仗内廂監
門尉正令曹赴功其工匠則髡而家居者受傭競進
雇車輸村差官董役始于五月廿四日訖于九月晦

日而畢予曰何其能哉官有是後而民不知上有所
為而下相勸近時所罕聞也董後官曰大護軍鄭永
可鄭將畢而公差代之者蕭致中也終始是後者惟
裴君其下曰郎將崔愉金乙鼎曰別將裴天頎曰散
員尹英烈又其下都將校元乙富書者李林發書後
鄭圭夫是舉也班主所指揮也下逮書後皆得肆聯
以書不曰榮矣乎予惟文武之為國家用也在身如
兩臂在車如兩輪固不可偏廢也然時理亂用有重
輕今茲多艱冀我輩改當東之高閣則武職之為干城
為爪牙為國司命可知已崔公忠直有名為上所知

叅掌機密而温〻其恭在朝者亦皆慕之軍校之槃附也宜矣卒雖有緩急踊躍用兵端可期矣況茲微後乎穡年十五以父蔭白身受别將亦一鷹揚旧校也班主徵文何敢讓且虎官尚簡故直書其事而辭不敢頌班主主宰西班公上将軍之最尊者也是以兩府宰相多兼其職云

南陽府望海樓記

南陽府在三國時號唐城入本國中世以来為益州州之洪氏自

太祖興時有翼戴功諱殷悅者是巳世為大族至江

都未南陽君誅權臣反政王室生文睿府主爲兩朝
大母陛之爲府蓋山川靈異之氣鍾而休祥以基夫
萬億年無疆之業固不可以他郡縣等夷之也故重
其守臣亦必愼簡海亭漁叟鄭侯之至也以爲日之
有出入也水之有源委也雖遠且大善其術者皆能
知之況君上之所自出乎爲之臣者固當敬止而毋
敢忽也矧余先被德音得爲君上所出其地之守臣
哉是以夙夜惟寅務以德先化其吏不敢加以欲惠
其民不敢施以威朞歲大和利無不興而害悉去之
迺依樓于州理以壯瞻視以娛賓使揭名曰望海使

其子國子生晏徵余文為記且言曰州舊有池久廢不修上豬下游居人雜耕其中州人相傳池之龍徙它境其後乃涸然莫知其信否也侯既至命浚而築之是日黑雲暴起東南風雷隨之而至州人望之矯矯見龍之尾及池而下池水沸三日白氣蓊然乃止老幼嗟異余曰心之用大矣一定其心則天下無足為者鄭侯欲止之心洞達無間故明則人和幽則物格是樓之微何足道哉故先書郡故後錄龍徙之由以告來者焉侯名乙卿字善輔以幹材行于世云

清州牧濟用財記

請在揚廣道爲牧與忠公運璟多士豪吏奉法民稍馴然臨之者或寬或猛或苟焉得代而去故其吏民無以異他州出地毛奉公上豊舘餼待賓客率無定法或至厲民〻以是因吏以是揣弊成也久矣其寬猛得宜脩明𢾭墜亦皆利止一時而已至於立經久可傳之制弥縫上下舊弊去而吏民安之者蓋鮮矣龍駒李侯亶燕之子成均生也同列稱其學會鄭欽知君舉爲叅官迹例又不許叅官入場屋故不得試然自視與已試者無愧覩其理績足見其學矣孟子所謂鮮者豈慕之當之矣乎請爲倭所蹂躪閭巷赤立不

自持纛之受命莅之咨訪覩畫咆之撫之毋甚苛擇
給民親吏法政聲聞于
朝當代不代以惠其民纛之雖困於久外而
朝廷愛民之心著矣纛之撙節之久得米白者二十
石糙七十石小米八十石蕎麥三十石布一千疋布
并用之則竭不若立本取息為可繼也則又念之曰
吾去而代吾署者人人如吾心則本也存或不然息將安
出是不出數年吾法廢矣嗚呼傷哉則又念曰口以
援筆以傳非不盡其道然非其人則人或襲之如得
當世善為文詞者記其事其傳也必廣矣請人雖久

吾叔不得竟滅之後之爲使者賫此記以來問之曰記如此今其米布安在則其人無辞矣於是致書於韓山子求記而伯氏判閤公踵門趣之予太史也聞善必書故書爲記

雲軒記

華嚴宜公頃授我詩篇味其味自謂得詩儁矣別之往玉泉寄我書數百言命意造語直欲與文之争鋒銖予乃知宜公有志於詩文甚篤盖思會晤聞其緒論久矣今夏來京見訪曰吾以雲名吾軒請先生記予既欲聞其緒論乃問雲軒之意曰公豈爲色受想

行識所窘思欲抉去浮雲歎曰吾公豈慕信行往向地思欲直登法雲歎曰吾予則翻然悟曰是雲也然其所卧者也卧而安身者山中之雲也坐而縱目者天際之雲也軒暝則知雲之集軒明則知雲之去軒臨溪愛其傍花軒對松愛其浮雲月當軒雲掩而過則清光愈活風入軒雲隨而來則寒氣愈增宜公吟嘯其間詩益高文詞益入妙自益甚矣至於油然作霖雨也澤洽生民功高祀典豈不大有助於世教哉吾師及物之心於是著矣及物之心前定如此則其史浮雲登法雲而慈雲之徧覆三千界也可立待也

是爲記

巖谷記

比丘尼華嚴 扁其居曰嚴谷超禪師無學所命也請予文以記予聞華嚴圓教具萬德開一宗洪纖鉅細通塞明暗有性無性有形無形至於煩惱解脫同歸于一而分毫無少異況男女相哉然是學也吾未之詳也姑以日用言之起居有時飮食有節朝夕之嚴也參話有法視聽有規內外之嚴也群居獨行專意潔已罔或懈弛終身之嚴也苟比三者無一之廢斯近之矣吾曾子有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蓋其操存省察之密即所謂約也嚴谷歸人也非吾之可近且可教也然爲懶翁可肯指以叅話頭則有福裝嚴可立竢也華嚴五十三叅外此乎哉是爲記

牧隱文藁卷之六

牧隱文藁卷之七

益齋先生亂藁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
發越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
沉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爲文章以賁飾一代之理可
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
世大爲
忠宣王器重從居
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閻公子靜
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

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視易聽新靡焉變化固已
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
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
遺跡凡所為閎博絶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
蹤焉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
王官掌
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
歛而東歸相
五朝四為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
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

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
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產
何可少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慕之而名之傳
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尚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
先東菴尚未有文集行於世況少子乎故於詩文旋
作旋棄人輒藏之季子大府少卿彰猷長孫内書舍
人寶林相與裒集爲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予序
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尚不免散逸于兵燹片言隻字
爲人笥篋者煨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
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爲門生不

敢讓姑志所見云

雪谷詩藁序

天之畀予嗜何其多乎哉往年在京師同閈吳縣尹家有唐百家詩從借其半讀一過間又獲時之名卿才大夫家集讀之雖不盡解深淺皆足以自樂及東歸豪唐詩十餘秩將以資韓山考槃之樂謬爲主知供職是務不能專意吟咏間旣以自傷又嘗恨前輩著述之不多見况今亂後能復有意是事哉然及菴遺藁與益齋文集蓋嘗得之一讀以快南來不平之氣豈非天幸哉同年鄭公權父錄先諫議公所作

琉曰雪谷詩藁凡二卷授予序其端予觀雪谷之詩
清而不苦麗而不淫辭氣雅遠不肯道俗下一字就
其得意往往與予所見中州才大夫相上下置之唐
姚薛諸公間不愧也嗚呼天下倉卒之難孰有慘於
辛丑之仲冬乎當是時入無智愚賢不肖視其家所
有雖其切用於造次有必至於闕死生棄之而去況
有難色矧此古紙賫重弃易者乎顧彼子職固有所
不忍然非公權文吾不敢保又非天厚予者予亦何
從而得是樂事於喪亂播遷之餘優游吟詠以賞平
昔所願也哉雖然是豈獨予之幸哉他日太史氏志

藝文將於是集乎徵或有踵覩山農隱類東文亦將於是集乎取則雪谷之名愈久而愈顯將不在於是集乎而是集之不亡也則在吾公權文嗚呼若公權文可謂能後也已雪谷諱誧字仲享與先稼亭公相好予愛公權文又甚欲不泯先業其志又同故樂爲序之

逌思齋逸藁後序

元朝壯庭進士以古文顯于世如馬祖常伯庸余闕廷心危其傑然者也已而已科偰伯遼遜公遠學於南方年未踰冠盡通舉業閒攻古文名大振既登第應

奉翰林選爲端本堂正字久之丞崇文監方嚮於用
而當國者與其父淮南左丞公有怨出知單州有能
聲俄丁内憂寓居大寧時賊已破上都指遼西公遂
挈子弟單騎渡遼水入高麗既行數日而賊下大寧
矣
上以端本從游之故迓勞相續及見禮待優渥賜田
富原封君開府居數年病卒弟公文公素惜其文藁
散軼筆其詩可紀者爲二帙辛丑避兵又失之今晉
州判官金君子贇得其一帙於煨燼中而歸之偰氏
偰氏西鶻大族入中國爲名家登第者九人詩書禮

義浸漬數世而公遠積其英華發而振耀之其文炳
然宜與伯庸述心相上下可傳於後者一冗起身未殁
而已矣之失而又失以至於無幾其亦可悲也夫今
觀此藁皆少作蒼然有老氣壯時所著盖可想也其
子都官摠郎天祐謂余曰此藁之存金侯之力也吾
兄天民宰爲其長將梓而藏之晋之鄉學請序其故
余爲蹐送公之出處大槩與夫此帙之幸存者于篇
末以爲他日續文類者所徵云

寄贈柳思菴詩卷序

君子有終身之樂一朝之樂不足以爲我樂也無適

樂不可須臾之相離也可離豈吾所謂可樂者哉成
均司藝康子野先生之門人也將求詩諸公間以為
考槃之助以予深知先生屬以敘余故略言其大槩
凋不去予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矧吾文字
其必擊節而歎曰相知之不可無於世也如此夫

送楊廣道按廉韓侍史序 弘道

予幼時喜讀書山中舊遊歷歷可數而金谷乞飯尤
不可忘焉者也今司憲韓侍史民部張議郎及余三
人者負笈入海中喬桐華蓋山愛其孫絕人跡罕至
啟為久居之計以山中饑不可留將還京舟中望西

海道諸山曰平州之南牧丹山亦古人讀書處也盍
往乎遂以議郎皈保兩家强舟人下西岸行荻葦間
六七里日且晩足力莫繼乞食于金谷驛舍之主人
一時困頓求丐之狀至今思之可笑然吾孟子詰然
之說主於中而有不能掩焉者故其主人亦能知之
也所以待之厚古之君子動心忍性皆以一朝之窮
厄而爲終身所得之助顧吾所以自處何如耳初豈
以高車駟馬豢韍韝屨爲之榮辱也哉初與待史同
中辛巳進士科癸巳又同爲及第年長余七歲學問
文章非余所及其操守則丞相封侯亦不介意惟由

無莫動静俯仰怍與愧不步萌則所謂我者湛乎其
中存焉死生壽夭天也吉凶榮辱人也皆非我也而
我以為喜懼則情勝矣情勝不已天始滅矣如是而
曰我有終身之樂吾不信也爵之所以貴我也禄之
所以富我也富我者必能窮我貴我者必能賤我而
我不敢不聽命焉以其在彼而不在我也是以榮非
我有而一旦加乎我雖窮貴極富而我不以為喜也
喜且不可況以為終身可樂乎所謂可樂者吾自知
之介父不得子之子夫不得奪諸婦夫天下之至親
而至密者莫如父子夫婦而猶且不得而相予相奪

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不徒知之又踐之必外患於是
乎絶矣思菴先生盖近之居京師十一年同列推其
行高與國政十四年同朝服其量弘由布衣位台鼎
亦可謂盛矣然而無一毫自得之意形於言動視其
居處視其服食視其所與游盡一世之號爲富貴者
視其貌則猶布衣時其不以一朝之樂爲可樂者歟
十數年間巍然繇然能保其終者盖寡先生從容進
退不以軒冕在已爲榮辱昔也居廟堂樂其道之行
今也在田里樂其身之全身全道亦全矣追惟前日
如行雲流水已無蹤迹獨其愛君之心與吾終身之

學阿世之是鄙余是以僥倖以來未嘗不以爲愧而
君猶低徊未寘若將終身焉今則揚揚入臺中爲侍史
亦可謂遇矣比之乞飯驛舍之日亦可謂異矣而吾
兩人所守亦有変乎否也夫士之立朝不問位之崇
庳祿之厚薄得行其志斯足矣侍史主彈按上事君
上得失下詰宰相是非百官風靡莫敢仰視按廉使
又重任也代祀山川觀察風俗賞罰得專斷守令奉
承孫謹一食一飲之微猶必察其所好悪莫敢少許
其意如是而曰莫能行吾志吾不信也侍史無是二
責其必有以自勸矣朝士大夫歌詩美其行侍史曰

亭必敎隱可吾意予之不喜爲文爲又拙侍史所知也然必欲吾文者知我不諛也故叙舊遊以勉其不負所學如此云

送慶尚道按廉宗都官序 明誼

長民者莫如長者朝廷之上吾無間然立使節咨諏四方其人不可不重也風俗之美惡得按而彰癉之守令之賢否得廉而勸懲之是刑賞之所在也夫刑賞之柄豈可一日畀之非其人乎國家自古畿外立八道府州郡縣碁布環拱歲春秋選朝臣八人者分遣之其人近名民必戒其人寬裕有容民必愛其賜

朝廷知其如此也每重玆選非其人罕有得者曩余
嘗忝兩府與議是選者非一再矣都官宋君未嘗不
在其中而都官爲首相參齋公姻親是以不果用是
避嫌也擧之者日衆其勢莫之沮私不得以勝公也
都官謹厚有長者風且於吏才尤長慶尚古新羅全
境山川風氣積而不洩流風善習尚有存者雖曰地
鉅事多然民易使事易辦也道莫之先焉都官之不
用ゝ而得斯道也予是以喜之深也巨魚之從大壑
是猶衣工不良匠錦可惜斯人也斯道也其不相稱
矣予非獨予喜之深也一時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也

故歌其行者源源而未已序其首必以拙語都官之意也都官不吾面而其意達于吾者吾同僚金君伯間也

送江陵道按廉金先生詩序

有天地來清明濁亂之氣相為消長於其間雖豪傑之士卓然不為一時所變者甚鮮是以幸而與清明之氣相遭乎大平之世則生為聖賢沒為明神彝乎于時流澤之罔極也不幸而與濁亂之氣相遭乎衰否之季則動而禍隨之得不並爽徒生徒死不亦可哀之悲哉予之念此蓋久志于同者數人而止耳永嘉金

氏兄弟亦其一也伯氏字敬之叔氏字仲賢甫聰明有俊才二公如一而叔氏當逞晩踐邑之日不能抑其英鋭之氣時而用之奮然欲以赤手撃猛獸空拳御利刃卒罹其禍而隕其身然之則恬靜自居不括於物深有味於洙泗之旨以爲綱目盡在大學書朝夕反復体之周容酬應事變一於是而敬之故其所謂自慊者已無遺恨其所以培養在吾之氣而不爲彼氣之所爍焉者盖可知已及今更代朝著肅穆物於國者振振有生意而敬之者應廟選按部江陵專制一道之命士之所甚榮而江陵道民醇華簡奇幽

瓌偉之觀甲天下爲按廉者之所願得而樂爲者歟之自視如平時寵辱不介乎容喜不形乎色殆所謂卓然不變者歟朝之大夫士歌詠其行者未必皆知敬之之所存如是也故序其所以知者而重有以告焉上方興學先教化而後刑名然儒之效不白久世猶以迂闊詆訕之不止也先生既以明大學爲由成均教官爲按廉者又自先生始其尚勉之哉予將刮目以俟夫大學之有實效

送朴中書歸覲序

朋友以勢合相知者徒面而已以心合是義交也然

後相知始爲至矣予於朴中書知之至邪抑猶未也
中書君既仕於朝歸覲大夫人俾予敘其行予不暇
旁引他說姑以知君者質之中書君束髮立朝游歷
華近人榮之而不自榮退而朝夕溫凊兄弟友恭靄
乎可觀而常若有所慊然者蓋於親則思盡己之職
當爲無不爲[illegible]衙夕直不懈益虔而已用舍升黜何
與於我而足以爲榮辱乎此中書之心也於家則祗
奉嚴顏愛 俱至然念慈堂遠在鄉里豈若父母同
處一堂之上而吾兄弟者相與兒戲於其下乎此中
書之心也是以今之見仕也怡然如平時不見其有

愠色告諸朋友謀之父兄唯敀覲一事而已是知中
書之行也非小丈夫去則窮日之比之也乎昔思毋
之切而喜其得敀覲之隮也且夫事親事君其道則
同子之於父母事之能盡其道臣之於君事之能盡
其道是忠孝之立名也程子以盡己訓忠然後人始
知孝者亦忠焉而已爾然則為臣而盡己在朝之孝
也為子而盡己在家之忠也仕而喜已而愠則必不
能盡己於君近而狎遠而忘則必不能盡己於親孝
不以遠近異忠不以仕已易非盡己者能之乎子之
知中書也至乎舌也中書敀其以知我者須我也他

日中書不了棄則知已我也無棄請以爲序

送徐道士使還序

洪武建元之三年四月朝天宮道士師玉岩者奉香幣祝冊自金陵航海至王京郊迎館勞悉如常式唯謹命禮部供祭用又以同知密直李公成林監其事而禱亦與焉用五月丁酉百官陪位合祭山水之神于城南明日而玉巖喜甚急於復命候風于禮成之港未幾　王曰道士之來也有微恙不獲與爲禮於心歉焉召還勞問從容者久之玉巖既以祀事熟吾面且見吾冠儒冠求詩甚謹解裝出示所得大人君諸

子詩讀之終卷玉岩眞嗜詩者也不然豈易得此於人哉於是徵諸友朋詩畧序其端云道家者流馬史所載可見老氏周柱下吏不過也著書五千言再傳而至蓋公曹參薦之文帝致漢刑措雖吾儒用天下者其成效未必皆若是之美也若其所謂授籙拜章符呪還丹之術雖各有說支離誕幻皆老氏之所不道也所以爲其弟子者當趨其師之道焉今 天子明並日月人心有情僞學術有邪正洞照靡遺而於玄教深契清淨之道期以寧壹海內其宏規遠略度越漢氏萬萬矣玉岩出朝天宮代祀萬里外國則其

人之賢從可知已予觀其神完而守固辭約而義明所以自潔者重至於齋戒沐浴神明其德祭所當祭以立治人之本則作盡夫潔淨精微之蘊者莫能與焉此玉岩之所以有是行也立賢無方又可見大朝用人之法矣將有如益公者出斯民其受賜孰玉岩姓徐氏名師昊揚州人備載之所以著望祀之實禮自是年始也諸公以驚嘆故不敢為詩不果贈一

贈金判事詩後序

喪制之壞久矣嚮予游中原見士大夫衰絰而御酒肉初甚怪之及觀其朝夕之哭終三年不怠雖悍夫

兇豎蓋莫不聞其拜而感乎中不能不潸然而泣下然後乃知中國綱常之懿猶未泯也高麗自周封殷大師之後蓋變於夏矣喪未嘗不三年也而百日即吉不茹葷蓋矣而食稻也自若宅兆之卜送死之具略同中國而[illegible]卒哭則日再祥而禫其禮固在也而朝夕不哭故人不知其猶在制中也由是觀之擧今天下喪制得失蓋相半矣按本國服制圖三年喪給暇一百日餘各以次而降果以百日為三年則祥禫在百日內矣今也不然碁而小祥再碁而大祥中月而禫皆有暇其為二十七月明矣且暇者為在官言也

職盡當視事吉凶不同器服不得不除也餘人何與
焉而自除服乎服雖除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心喪
三年可也乃曰吾職已盡矣吾服已除矣而無所不
為者蓋亦不思而已矣要其弊在於在官者之職起
復之從及而無職守者效之而民庶又效之因循苟
簡遂不知其失焉耳是以能終三年惟廬墓者為然
夫墓者體魄之所藏也魂氣則依于家故三虞以安
之家廟旣奉精神周流無所往而不依附於子孫子
孫之所在神之所依也然則朝夕哭且奠于家而
于野亦何傷哉雖於聖人之制有慊焉者以今禮俗

蕩然轉徙之時而能盡夫人子之至情以爲三年免
懷之報其道莫尚乎此故國家表其宅里而人稱之
爲孝子雖聖人復起亦所不易也樂安金氏三韓大
族也兄弟事母以孝聞辛丑冬賊犯京城輿母而南
伯氏提學不幸道病而卒母悲感未幾又歿叔氏判
事公以其喪殯于泰山別業日夜號哭不離苫次者
數月既葬居其旁終制蓋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焉
者也淡菴白先生叙孝之所以大而士大夫歌詠以
美之若予也洒所謂脹盡觀事者故讀是卷悲不能
已遂書喪制之得失與其弊也所由廬墓之爲得緣

情之義以為後序云

傳燈錄序

上之廿又一年春正月判曹溪宗事臣覺雲上言傳燈錄禪學之指南也板本燬于兵手鈔甚艱況今專務默坐冀萬一成功竊恐談理者又廢斯道盍以聽乞重刊廣布以惠學者 上曰可於是廣明寺住持景觀開天寺住持克文崛山寺住持惠湜伏岩寺住持坦宜幹其事皆 上命也鵠村慕工既有端緒雲又上言臣之宗門光耀至矣不紀而冠之篇無以為後日徵請下文臣叙其事迺以命臣穡會穡丁毋憂

去國明年起復既至雲来趣文曰功畢矣就求其所謂傳燈録者讀之其題目冠以景德而翰林學士楊億兵部員外郎李維太常丞王曙承詔同加裁定序所以去取之意甚悉考之宋史大中祥符二年書曰蘇州僧道元讃佛祖以来名僧禪話為傳燈録三十卷以献命刻板宣布不載億等刊定之事豈史氏之略歟其目以景德豈此録成於景德而献於祥符歟不然史氏之誤也鄱陽馬氏著通考指億為之億雖文章之主左右之制尚非之不草何故托浮屠為僞書以欺君而惑世哉是時宰相王旦當國一代偉人也

及其將沒遺命削髮披緇以歛億在翰林號深於禪
學此傳燈錄所以進而刋修之命及於億也欽冊府
元龜歷代君臣之事跡而姚鉉文粹唐之文章閗於
世教者也二書皆成於祥符間刻板宣布之命未之
聞焉則此錄也重於一時者可知已恭惟
主上殿下至仁洽民心至道該物表正法眼藏別傳
之妙有默契焉者非謏儒淺見所能測也雲睿在禁
中談此錄者滿一歲 上深器其能賜十字法號禪
教都摠攝爲曹溪都大禪師入居內院故能上體
聖心刻梓宣布其所以惠來者廣心學其功可勝道

哉夫心譬則燈也心心相印至於無盡燈燈相續亦至於無盡哉國家仰賴慈光歷數之傳亦如燈之無盡也則臣之此序為不妄作矣後之學者當以祝釐為務毋徒文身而已可也至於禪話臣㒒未學故不及云

動安居士李公文集序

孟子論尚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吾嘗謂論文章亦當如是文章人言之精者也然言未必皆其心也皆其行事之實也漢司馬相如楊子雲唐柳宗元宋王安石之徒其言之布于文者無得而議徐考其行事之實有不能不容吾喙譬之屠家禮佛倡家學禮自其外視之似也本之則屠與倡焉其可以相掩乎哉此所以頌其詩讀其書而尤欲論其世者也穡也不學敢論古之人敢論天

下士然不徒以文章許人則不敢隱也前密直司使兼監察大夫李公將鋟其先動安居士文集于梓因其姪壻兵部侍郎安君徵予言為序予嘗欽居士之高風恨不生其時執鞭為後載名篇端為幸大矣夫何辭為謹按居士幼知讀書痛自樹立庚午復都之時居士處尚賤能以言事獲知於 忠敬王從順安公入 元朝每遇恩賜上表陳謝語輒驚人名遂大振事 忠烈王為正言司諫益喜言事而不售遂去屛跡頭陁山中若將終身及 忠宣王即位首徵居士待遇極豊而居士竟不樂求去益懇乃以密直副

使詞林學士致仕家訓有法諸子皆有名其季亦以
直節雄材爲時重臣大夫公也嗚呼不才而穎脫若
是乎不賢而蟬蛻軒冕乎道不積于躬而名能動三
朝之聽乎教不行于家而能世濟其美乎見諸行事
之實者既如此雖不睹其全集其根於心著於文辭
者從可知已嗚呼有德者必有言予於是益信至正
十九年冬至後三日

默軒先生文集序

嗚呼文章與替其關天地之氣乎當　元世祖混一
宇內文學之士輻奏闕下默軒先生從　忠宣王入

見　世祖世祖燕坐不冠遽曰汝雖王子吾甥也彼
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見儒者於是具衣冠
整坐因問征交趾策將安出先生跪奏勞師遠討不
如遣使招來先生之學如此故其發為文章極盡人
情物態而霈然無所柢牾學者至今宗之曾孫藝文
檢閱子復與其弟子宜來請予序予受而讀之雖未
卒業純粹也如金玉之脫于鑛璞俊逸也如魚鳥之
在于雲川至其陳言　帝庭述之表章潤色國史分
之綱目信乎獨步一世矣予生也晚尚從先生子孫
得聞文章道德之緒餘猶以自幸矧檢閱輩有志吾

道能知先祖之美乎知而不以傳又不仁也宜其求序之懇將以刻之梓也吾東方文學之盛見稱中國蓋自崔文昌始今由鹿鳴對策　帝庭者多矣然有讀卷者居其間未由面奏獨先生入對卧內判天下大計固非貢士所及雖古名臣無以過之予嘗欲歌其事以告後之人而未果也檢閱華章徵言故不揆鄙拙樂爲之序其冠之以文章興替者所以美先生也亦所以自嘆也

賀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詩序

竹溪謹齋先生之嗣今密直簽書公穡同年進士也

嘗曰吾先君三昆季由科舉顯致位宰相而吾子三人又皆儁偉綴赤第此天也吾族祖文成公之孫竝堂公有三子又登科何天之厚吾安氏之至此耶文成公事 忠烈王興學教作成人材文章之盛近古未有猶且歷三世而後其孫之登科則其受報也遲矣吾先君雖曰積德行義而吾未有以承之而吾之子登科也如是之亟豈非天耶天道福善禍淫而未有無其實而得其名則吾祖考之德行上合天心下澤子孫者安可不播之聲詩以為後學勸哉然不請予筆者久矣一日卞氏叔氏來曰以吾三子登科之

故國家廪給吾母父封宅上以寵異之於是而不聲於詩是慢也且子之道惟顯父母之是悪此吾等所以望先生之文也予惟 光廟設科之後至于今未嘗罷而父子兄弟聯中者夫豈少哉吾病也不能博考于其訪之古老求之史氏録之以来吾將為子序之赤幾安氏又来曰吾不敢遠稽諸古爰自 忠烈王以後得上黨韓中賛公而下十六家耳雖多何益顏先生之教焉予曰宰相金觀有子三人登科曰富佾曰富軾曰富儀是巳平章閔公瑛有子五人登科曰康鈞曰迪鈞曰光鈞曰仁鈞曰良鈞是巳平章任

儒有子三人登科曰景肅曰景謙曰景純是已贈僕
射李翺有子三人登科曰瑱曰 是已檢校參
丞金台鉉有子三人登科曰光轍曰光載曰光輅是
已其他不可悉考也予之所得靖州韓氏曰謝奇曰
謝譙曰譜咸陽朴氏曰莊曰理曰季元晉陽朴氏曰
仁幹曰仁祉曰仁祐竹州朴氏曰文樂曰孝脩曰松
生化平盧氏曰承緋曰承肇曰承慎是已今之世所
共知者金海金氏曰東陽曰光閏曰廣元密城朴氏
曰落陽曰大陽曰三陽曰季陽曲城廉氏曰國寶曰
興邦曰建秀昌寧成氏曰石磷曰石瑢曰石珚興安

蘂氏曰中甫曰中誠曰中有曰中倫全州柳氏曰克
綱曰克恕曰克齊丹山禹氏曰洪壽曰洪康曰洪得
又有異母者月城李氏陽川許氏四鵑偰氏嗚呼此
足以見國家培養風俗之義而三韓人物之盛雖不
盡在於科第然由科第之盛而一國政理之氣像蓋
著而不可揜矣吾東方在虞夏時史不傳不可考周
封殷大師箕子則其通中國也蓋可知已雖其封之
又不臣之重其受禹範爲道之所在也大師之祠在
平壤府國家祀之彌謹則大師之化我東人也深矣
豈雙冀王融之伐々而爲我文風之始也哉雖然雙

氏王氏所以誘掖後生者亦至矣所以榮華夸燿聳
動一時使愚夫愚婦皆歆科舉之為美而勉其子弟
以必得之未必不自二人始也是以薰陶漸漬家家
讀書取第至於三子五子之俱中焉雙氏王氏之功
大矣今將歌詠安氏也而及於雙氏王氏者蓋飲食
必祭始為者之法也嗚呼人當得志而忘其本獨何
心哉謹齋先生諱軸字當之竹堂公諱輔字貞之容
直公名輯字　蕡書公子長曰仲温軍簿判書次
曰景良左獻納次曰景恭典理佐郎季曰景儉習舉
業云蒼龍戊午四月　日

贈休上人序

予年十六七群縫掖游聯句飲酒今天台判事懶殘子愛吾輩招之同吟哦日不足則繼以夜酒酣高談戯謔有吳先生徃々来與會中詩秀能言休上人其手也先生命上人從懶殘子學上人既受論語孟子之說則去入三角山明年甲申正月懶殘子又携吾輩數人游三角山則休上人爲東道矣上人年長吾數歲甚相善自是相値甚少不見者又久矣其時同游如洪正郎義元吳上舍全金內侍竹臣皆爲故人獨今先陽君李公與僕在朝而中郎金君弼正郎韓

得先皆在鄉里何圖上人扣吾門乎上人之来也賴
殘子走侍者具書詞言〻人事甚悉恐僕忘之也讀
其書對其面髣髴焉猶前日也上人圖所以報四重
恩修之身心者自有其道又謂佛形像佛言語皆所
以資入道之尤要者使弟子道　達元者化紙墨印
華嚴法華有註者各一部又以說法所得布施畫西
方彌陀介菩薩置長明　本推其餘助印經之費又
曰法寶既成矣吾年近六十奉持或怠則不可保其
無他將置之臺山俾後之人有所守願先生筆其事
予於佛氏初示之學因果進修二說俱不知也何敢

及之上人之言曰上報四重恩則於吾儒之道不大乖隔矣今夫風俗之敗也父子相夷兄弟相猶逆臣繼起頑民屢倡亂而浮屠氏滅天常反如此知報重恩安得不喜為之躍躍乎又況上人之奮發乎又況先之以懶殘子之請乎於是樂為之書

贈宋子郊序

崔竦齋來曰愚與燕東亭俱出星山宋令公門下今其孫子郊又為東亭所取將歸謁乃祖于星山吾輩餞其行東亭亦不敢自重來與會中當以言贈詩若序吾輩非不能然吾等自度不足動我恩門先生雖

後進同在龍頭會中視予郊必非他人比幸一言以華之予曰吾老矣又病忘失已甚然吾座主益齋侍中之孫李政堂出乃祖門生安政堂門下謹齋安文貞之孫正郎景恭出乃祖門生洪贊成門下吾豚犬種學得爲先稼亭公門生韓淸城之門生令子郊之出於東亭之門亦非偶然矣恩門門生盛於唐而阨於宋季然文章血脈與天地同流夫豈汚隆輕重之所可齟齬於其間哉中原多故以來我東方崇儒右文無異大平之世主文之榮及第之美無不讚歎以爲莫及嗚呼國家風化之盛人心之正視昔不減矣

僕雖老病猥側封君之列無領史翰激人材廣王化
用之令垂之後日夜所望者也踈齋之請固不敢違
而東亭之義又所當書宋氏子孫又當得書故忘其
鄙拙書以送行且曰東亭榮親所欠乃祖不來耳秋
諒安與子可扶侍以來僕亦更參會未不獨東亭榮
也

十韻詩序

百字科未知所從起也我國家興文治教養多方引
之以簡易之術動之以繁華之寵所以擊蒙而俾之
求益也於戲 先王作人之盛心何其遠歟近世以

百字科進者多矣悅軒趙先生尤其傑然者也自念辛巳科予年十四亦由是科得為松亭門生平生雖無可稱然比之六韻八脚亦不天地懸隔矣其於國家設科取士之意又不至於大戾矣今舅氏金有暘將由是科試於有司求舊本因記興國寺法泉方丈獲嘗寓目是集命持冊移書之〻其端俾後有考焉

送楊廣道按廉使安侍御詩序

順興安氏世居竹溪之上竹溪之源出於太白山〻之大而水之遠安氏之興其無窮乎謹齋先生當大定甲子對策于天子之庭名遂大振還仕本國位至

封君文章道德一時傑然者也其居官莅事動有成績至於忠義大節激頹風翼衰世立懦廉頑多矣至于今稱誦之先生季子嗣清亦以文學進予同年也立于朝知祥麟威鳳使于外如長城敵國有父之風而醞藉過之先文孝公師事謹齋先生又與其弟政堂公同年予又與嗣清俱為辛巳進士則安李為世交甚厚贈處不可不以情矣嗣清以侍御史出而按行楊廣同年士相與餞之酒行予即曰既忝世交公又請言豈容緘默乎然嗣清有學業有節操自始迄今所居稱職聲名藉甚覬之則妄須之則謏然西路

何如人哉彼其親炙乎聖人朝夕乎聖訓操存省察固已無可議矣猶且諄〻贈處况於吾儕乎嗣倩揚歷中外雖已光顯然以世德之舊行已之勤功名事業滔〻日進未見匯溪若其不挾所長以篤於人則其所長也然道德之在躬政事之成效又非止今日而已必有進步之地尚多矣嗣清其益勉之哉然則當如何曰持其志無變其初斯可矣衆曰然遂書以為序

送隱溪林上人序

七月廿又一日予困於熱解衣露頂壓容寂然門庭

也林上人来即隱溪也奕然清也躍然喜也林乎蒼
松乎翠竹乎溪乎飛泉乎巖底之僻乎予之思也久
矣一旦而在吾門何幸之如耶而吾也困隣壁而不
能面是與咫尺應須論萬里者何異殆天之靳我請
事也乎天之於人賦與之始未嘗私乎分寸銖兩之
間而清濁厚薄之不相奪閑鬧靜躁之不相容人之
所以受於天者亦不敢或變乎分寸銖兩之間也今
吾所居者城市也所游者公卿之第宅也所與嘯咏
又其褒衣博帶之流也則其不得與林泉之士如上
人者相見亦天也固當順受之而已矣尚何恨哉方

欲述順受之事熟盖甚遄輕不書且約後日弄來當爲上人畢吾說

栗亭先生逸藁序

文章外也然根於心心之發闗於時是以誦詩者不能不有感於風雅之正變焉叔世章句日趍于下無怪乎五音之不復作也華而有孤鳳之鳴于鳥群又其聲隨風而去去益遠而餘音不可得接矣嗚呼悲哉栗亭先生以雄偉之器遁春秋攻蕭選文章於是焉𡸁先生之座主益齋先生屢稱公之文有古氣然今所録止此何哉公之老于錦嘗失火屋廬煨燼文

書隨之盡唯孫紹宗耳聞目覩而巳先生之壻曰起居郎許湜善屬文其子曰操軍簿摠郎知製敎今爲全羅按廉使將刋是集俾予序予少也師事先生起居公又擊子蒙紹宗爲吾門生擇諸義在所不辭故直書如此若夫先生出處大致有國史在玆不贅云

贈元上人序

上人予遇之楊州舟上修潔有道氣依然如舊交舟行水阻或負之則動或挽之使前勞甚矣無難色初以爲勉強也已又日不小怠予然後知其人蓋有志者也在舟中十餘日力有裕追涼江中則又行舟走

水中衣濕附體左右皆以笑上人自若非獨有志盖
忘形者也夫入道者如泛駕之馬橫馳無方直不為
物欲所制然後坐而吾坐行而吾行堂堂自尊始可
以獨運矣若上人其近是歟一日謂予曰吾將有四
方之遊先生能無贈乎予曰上人所求者非吾所學
也吾所學非上人所求也予何言哉昔人有半面之
交况同舟　之厚可無言乎故不辭而略書之以
為贈上人名景元授經華嚴今叅南宗群雲水衲子
知其足償草鞋錢也

送誂上人序

吾聞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游固其事也然時有理亂
道有通塞不可冥行而暗趍觸危而抵險終其身而
志莫之遂者夫豈少哉幸遭同軌同文之代適越走
燕如堂之庭水舟山轎露宿風飡如在室中不曰樂
乎哉嘗聞蛙不能跳九萬里鵬之所搏其氣像可知
已况其尋師訪道在食忘食在寢忘寢必欲達乎彼
岸者哉誅上人予再遇之驪江之上盖仕族也讀書
業文年九又一歲隨鄉僧游金剛山道聽懶翁在臺
山曰游山雖所願出家尤難得懶翁為尤難吾且從
翁出家然後游山耳遂入見懶明翁為之落其髮

毋聞之初悲後懌蹤跡至金剛山見之曰汝旣如此當赴僧選上人曰赴僧選不如赴士選所以出家者學道耳道可選乎指其父曰父則天也有渝吾志天必降罰父領之感泣而歸上人自是學日深名日振儕輩莫敢望猶以為不足又將天下游其志壯矣其請予言也甚懇予何言哉道不同不相為謀然

非一而再則相厚者人之情也告以別烏得無言乎乃語之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上人其戒之哉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上人其勉之哉始勤終怠儒釋之所同患也吾與上人勉之戒之若夫其道也上人歸

而求之有餘師

送燚上人序

幻菴老子有子弟之秀者許氏奇氏年俱少遭家禍脫然去世蓋雖得者也奇氏名尚燚有志四方將求詠歌於詞人詩僧間請穡序穡以幻菴故不之辭夫四方東西南北之謂也吾三韓在天下之東東則日本也長鯨巨浪賊舡之禍相尋北接女眞飛似積雪區脫之警相聞西南平原之地外戶不閉道不拾遺然使命尚未通況其芒鞋竹杖敢蹈其誰何之境乎吾知上人所謂四方者非天下之四方也蓋三韓之

四方而已矣雖然世界無窮也吾之方寸亦無窮也佛不離菩提場中而遍詩于諸天如月在天而見乎千江吾之心出於佛而吾之身繫於是誠可悲矣然心則無乎不之豈讓於月也哉上人其亦若是者乎予於是歌以繼之人有身兮如馬繫櫪心之馳兮遍于八極凡曰道塗有通有塞冥行暗趍則爲失德必而嚮道在於逕畜式安爾心勿忘予勖

送絶傳上人序

道在天地間貫幽明包大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體用固粲然也而人之行之有傳與否焉非獨吾儒

者之事也達磨學者繇宗之故其衣之表信也至于六代而止其法周于沙界矣吾聞諸禪者如此有紹上人者号絶傳將游方求予亭子非其徒也然忘之吾而求則其意不可以虛辱故略言之吾東方韻釋入中國嗣法者代不乏人讀傳燈錄閱祖派圖可見已今上人以紹名則欲以續佛慧命也而曰絶傳者非其意也反其義以要其成而已矣天下大矣善知識者亦大多矣得法以歸則不爲虛步矣上人其勗之哉

送月牕亭

牧隱子避暑驪江之神勒寺有一衲長身蟄面予一
見奇之與之言不應愁訝心怪之問傍僧曰默不言者
也予吳始釋以謂今世難得頗敬之自慈後始吐言
則無蔬筍氣詢其所自來蓋嘗善於音律者也工於
繪畫者也其於酒也如鯨吸川其於碁也如火燎原
又其奕棋也雖古驍將無及焉其所諱而不言者蓋
不必問也而翻然舍去面壁兀坐步不動身言不出
口天道再小變矣其氣之豪其心之確可知也循是
以進是辨大事矣今　事將走京外勸緣亦視
上也刹生也其志又大矣夫身之長氣之豪心之確

志之大皆人所罕得也而兼有之盖鮮但恐月牕養
成與否耳月牕其慎之鄉國曰術不可不慎月牕誠
能以質之美守道之正則其神通妙用初不外是矣

牧隱文藁卷之九

送慶尚道按廉李持平詩序

神人之際未易言也事神理民唯帝王視為一事然其分也截然有定而不可紊蓋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大夫然後祭五祀記禮者固已言之矣國家專制東韓境內山川凡在祀典者歲二次選廷臣代祀其使之名曰祭告因以察守令賢否觀風俗媺惡考貢賦同制度廣詢訪以行刑賞以待上問其使之名曰按廉兼是二使按行郡邑實古者省方之遺法也代君行事故其尊且榮他使者莫敢比焉

既曰尊榮其責任之重又何如也夫人臣立朝班資
崇庳未暇論也特其權勢有足以行其志斯可美抑
揚銓品如吏部論思獻納如館職清要華近則有之
矣豈如風紀之司執簡正色立殿陛間必欲言行諫
聽者哉一身而兼是二任又不易得也吾同年完山
李君由監察持平被命出按慶尚道是所謂一身而
兼二任者故朝之士大夫作詩以美其行正言郭君
來請余序曰持平意也予曰李君篤實之材用之以
精敏出入內外聲績藹然宜乎居臺端再持斧代祀
省方赫然動人觀聽其能昭神明必嚮尚必格風雨以

時諸福畢至人民奠居吏稱其職熏為大和歸獻田里大平歌詠以彰 上德可期也遂書以為序

及菴詩集序

六義既廢聲律對偶又作詩變極矣古詩之變纖弱於齊梁律詩之變破碎於晩唐獨杜工部無與敵而時出之高風絕塵橫蓋古今其間超然妙悟不陷流俗如陶淵明孟浩然輩代豈乏人哉然編集罕傳可惜也今陶孟二集僅存若干篇令人有不滿之歎然因是以知其人於千載之下不使老杜專美天壤間是則編集之傳其功可小哉又况唐之韓子宋之曾

蘇天下之名能文辭者也而於詩道有慊識者恨之則詩之為詩又豈可以巧拙多寡論哉予之論此言久矣及讀及菴先生之詩益信先生詩似淡而非淺似麗而非靡措意良遠愈讀愈有味其亦超然妙悟之流歟其傳也必矣先生之外孫齊閔齊顏皆以文行名于時去歲倉卒之行能不失墜又來求序其志可尚已予故題其卷首如此

農桑輯要後序

高麗俗拙且仁薄於理生產農之家一仰於天故水旱輒為菑自奉甚約無問貴賤老幼不過蔬菜鱐脯

而已重秔稻而輕黍稷麻枲多而絲絮少故其人中
捍然而外不充望之若病而新起者十之八九也至
於喪祭賓客而不肉燕會則椎牛殺馬取足野物夫人
既有耳目口鼻之躰則聲色臭味之欲生焉輕煖之
便於身肥甘之適於口欲贏餘而惡匱乏五方之人
其性則均也高麗豈獨若是之異哉豈不至侈偸不
宜循本之仁義為之度數者聖人之中制而人事之
所以為美也五雞二彘之畜於人而無所用則不忍
牛馬之代人力有功甚大則忍之田驅之勞或殘支
躰殞性命則敢為禽獸之取諸牢則不敢其不識輕

重害義壞制失其本心如此又豈民之罪哉予竊悲
之盖制民產興王道予之志也而竟莫能行奈之何
哉奉善大夫知陜州事姜蓍是書於予曰農桑輯要
杏村李侍中授之外甥判事禹確著又從禹得之凡
衣食之所由足貨財之所由豐種蒔孶息之所由周
備者莫不門分類聚縷析燭照實理生之良法也吾
將刻諸州理以廣其傳患其字大帙重艱於致遠已
用小楷謄書而按廉金公湊又以布若干相其費矣
請志卷末予於是書也盖嘗玩而味之矣憫吾俗慮
之非不深立于朝非一日不一建白刊行是吾之過

也雖然姜君之志同於予者於此可知也制民產興
王道其事又不止此姜君亦嘗講之矣如欲必行當
自闢異端始不然吾俗無由變此書所載亦爲徒文
矣姜君尚勉旃

中順堂集序

詩道所係重矣王化人心於是着焉世教衰詩變而
爲騷漢以來五七言作而詩之變也極矣雖其古律
並陳工拙異貫亦各陶其性情而適其適就其詞氣
而觀之則世道之升降也如指諸掌錦南迂叟羅判
書遇知 玄陵聯句賦詩進秩三品國中士大夫歆

艷讀詠凡得九十篇如群玉府璀璨耀目自請奉使日本遇物興懷輒形於詩凡二百五十篇日本曹溪禪者所贈又二十篇史氏索其本謄藏之臺臣又請觀之府中縉紳咸願目覩争求之今三年矣而猶未已迂叟曰吾之迂迂於世也而官至六曹尚書是果迂歟嗜詩甚矣酸寒之味取譏膏粱然亦迂而已矣何害於事哉名諸儒集中其傳也必矣其幸也多矣然散而莫之一也今將聯為叢錄又慮其難以傳玩也將刻之梓使人人皆得以覽觀而知錦南之有迂叟也於是來請予序予曰天子採詩侯國盖古制也

異日是集也悉送上官迺叟之名益傳矣日本詩曰
迺叟而播于中國非獨迺叟之幸也亦日本之幸也
況我 先王崇儒盛德洋溢內外則迺叟是集亦一
助也敢不備書以冠篇端中順堂迺叟燕處之所也
詩藳為若干卷云

贈一漚上人序

曹溪釋有曰宗海者訊其立名蓋本於其說而偶合
於夏書朝宗于海之文故其來而請號於僕也不以
是為告訖其所以得名而語之蓋取比於鏡之照物
以類應而無所私也海之為物在天地間莫之與比

是以有為水說者指地曰此水之所載也夫地配天
為大者也而曰水之所載則水之於天又不知孰大
而孰小也其為辭詭可量哉今夫雨降於天其滴也
相激而泡沫生焉泡沫水事之最微者歟最微而可
配於最大者勢乎非也是近於彭殤鵬鷃之說矣然
則其理也海也漚也名之別也漚還其海海受其漚
亦有跡乎無也消融為一無所分析則不獨理同其
為物也亦不異矣是以佛者之說泯相絕跡則歸之
空分行布列則歸之海海雖大而不離乎躰故也故
其言曰寂滅又曰生死海漚於寂滅者即所謂諸佛

也謳於生死者即所謂衆生也今上人將爲謳於何地耶又不知生死寂滅果二耶果一耶上人以其所得於師者爲已足而浹洽於其中則或不免於孟浪矣當賡咨於世之大儒其必有以告上人矣上人俗姓曹氏羅州會津縣人以入選中其科在竹院教學者年三十一矣大禪師聡南山之弟子也論人必及其所從出故并及之

贈幻翁上人序

釋坦如踵門請曰如曹溪宗今丁巳年大選也俗姓迎日之鄭也演福寺住持大禪師竹菴軫公吾之師

也吾生六有七年矣而未有號同列稱呼之難也吾
師命之曰幻翁咨其所出則圓覺普賢章之語也請
其說師乃曰如乎汝之名坦如何也坦蕩蕩也中無
主而外無倚從容而自得之謂也是必如如不動之
歸矣雖然汝且觀世界非幻乎曰幻也身心非幻乎
曰幻也三世教主諸方祖師非幻乎曰幻也吾語爾
聽非幻乎曰幻也師曰吾聞韓山牧隱子方以幻語
語人汝且求之必不辭矣是以敢請予曰師之師衣
冠之胄也膏粱紈綺之養其身詩書禮樂之熏其性
超然獨出而不顧信乎得如幻之趣矣雖然予未之

學也迺從上人究其說上人曰今之世界則器世間也衆生即情世間也諸佛即智正覺世間也是三者交融無礙故如如之智常獨照焉故曰世界也俱為幻主非如無以求幻非幻無以求如尚何事理之或相奪也哉予曰上人信圓機之士矣予觀其言一則如其幻也一則如且幻也始以幻觀則有物有我是有對也終如且幻則無物無我是無對也物我俱忘心跡無二斷其至矣異日幻翁宴坐正念如有得於其說其告予以今日之言之是否也予嘗虛心以聽之如又問吾師稱先生方以幻語語人語之為幻可

得聞歟予曰聲之出也喉也舌也脣也齒也相須而聲成焉其寓於書也筆也墨也紙也硯也水也相須而形成焉而況轉注假借形聲事意之間其變也更僕而不暇詳也哉就而分析之則聲果安在歟文果何從歟非幻而何歟知稽首曰吾師真知先生矣吾書所謂非幻者先生必知之如也願學焉

驪興神勒寺禪覺真堂詩并序

釋志先予未之相識也國贐里之老嫗引之來其言曰吾師禪覺之塔先生辱賜之銘先等固已受先生罔極之惠矣茲又將謁先生一言以記吾師真堂先

生幸無毫焉吾師於五濁惡世現相應機聲則佛出
也昇以檜巖也猶磁林焉神勒也猶雙林焉先等攀
呼悶絕竟何益哉回視化跡月隨虛空餘光已盡華
有舍利存焉所以奉之者至矣道貌存焉所以傳之
者廣矣今神勒石鍾實所以層頂骨舍利也先等以
謂後之禮舍利者無以知吾師之道貌也歆其風而
未知其容儀之如何也則於歸仰之心必有所慊然
者矣進瞻道貌退觀舍利以欣以慕夫豈無感悟於
介然之頃者哉此真堂之所由作也先生非深吾道
者也執筆紀慕先生之事也先生其終惠焉予曰先

也言也是矣今夫像設多矣街童巷婦豈盡知哉必
從而語之曰是佛也其名曰某也是佛之弟子也其
名曰某也然後始得展其歸仰之禮而心冥於其像
矣不然則覺之真亦一册青故物尔誰從而知之
先等區〻之心無以白於將來宜其請之堅也故不
辭而系以詩後之讀者其無譏焉土木工程常事也
故不書其詩曰
道之玄妙匪無匪有於戲畫像與衆孰愈凜然其生
秀色天成有来拜者如聞其聲
普濟尊者語錄後序

玄陵之師普濟尊者嗣法於西天指空浙西平山大
闡宗風故其片言半句為世所重語錄所以述也師
之道之行之與否也固在於後之人後之人之知師
之道也非語錄無由冝其弟子之區區於此也予以
非才奉旨撰銘又引語錄吾之幸也欲吾之不幸也
欲後之來者尚監之哉弟子名覺玗覺然覺卞校讎
舊本將繡之梓求予序故略書如此

選粹集序

類書以代孔氏法也故上古之書目曰虞書夏書商
書周書類詩以辭亦孔氏法也故侯國之詩目曰風

天子之詩曰雅曰頌孔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出政治正性情以一風俗以立萬世大平之本所謂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詎不信然中厄於秦僅出孔壁詩書道缺泯泯蓁蓁至于唐韓愈氏獨知尊孔氏文章遂變然於原道一篇是以見其得失矣宋之世宗韓氏學古文者歐公數人而已至於講明鄒魯之學黜二氏詔萬世周程之功也宋社旣屋其說北流魯齋許先生用其學相　世祖中統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嗚呼盛哉吾友金敬叔慨然嘆曰文中子續經法論語幾於僭越論者亦嘗棄藏是

以不揆淺陋編輯舊聞以贅　至
于今凡若干家詩文有關於風化性情者若干篇釐
為若干卷某官某又來曰金敬叔仕不得行其志老
且至矣雖吾亦為之悲焉幸而慱求典章叢為一錄
先生名之曰周官六翼又集古今詩文若干卷先生
又名之曰選粹集選取昭明粹取姚鉉其義則選其
粹也選則粹粹則選所以歎美其作者也所以歆動
其學者也願先生仍賜一言冠諸篇端予不獲讓自
叙之曰繇少也游中原聞縉紳先生之論曰文法漢
詩法唐未知其所以也既入翰林天下大亂母且老

掛冠而歸誤為　玄陵所知奉職赦過不能專志所得一二亦皆消磨殆盡今觀敬叔樹立卓卓如此寧不識顏雖然是集也傳則予序之傳也可知矣序之傳也名之傳也予何讓焉異日冊中國文章書為一書者法孔氏魯誓費誓魯頌商頌之例或取一二篇置之篇末則其幸大矣予何讓焉

周官六翼序

國於天地間代天行事者曰天子代天子分理所封者曰諸侯位有上下勢有大小截然不可紊易之所以有復也然天地交而成泰否則否矣求其所以通

上下之情定大小之分答天命修人紀則不過稽諸
古而已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今讀二典猶夫　其時
也命官之際都俞諮讓其所以用人也詳其所以自
處也審其致鳳儀獸舞之理宜矣三代損益雖各異
軌時而已道罔不同周官周禮職方之書粲然可攷
秦官惟古是去惟已是尊周制於是蕩然矣漢興因
秦志古者雖有彿歟之嘆亦將如之何哉雖然孔子
嘗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然則制度之古不古非所急也奉天理物隨時創制
扶綱常廣風化如斯而已矣我東方國於唐堯戊辰

歲世理世亂分為三國至于　大祖受天明命始克一之四百有餘年矣官制因革亦且屢變矣職林之書未有彙萁業者是以居官者因仍歲月得代即去至有問其官守則曰吾未之知也問其祿則曰吾受祿若干今已若干年矣嗚呼不曰屢設吾不信也比年多苦以來糧解甲兵則別置局選能者以主之典理之黜陟百司軍簿之約束諸衛版圖之出納財賦典法之平決刑獄禮儀之朝會祭祀典工之工匠造作考工之都曆都官之叙人視為故事而已至於百司言守職設官之故而力行者蓋寡矣金君敬叔深慨

其然以六房爲綱各以其事類之爲目俾居官者咸有所遵守思盡其所當爲力不足則勉而及之不但如前日之苟去而已焉敬叔之用心蓋矣既成篇將刻之梓鎭陽林希閔以君之言問名於僕且求序予喜之深也題其目曰周官六翼略述其所以命官之義以告在位君子庶幾上不負國家下不負敬叔云

贈金敬叔秘書詩序

近世趙郡蘇大參伯修父撰國朝名臣事略又撰文類圭齋先生以爲伯修學有餘暇　筆札又富故能訖此穡曰蘇公在大平全盛之世四方文學之交游

累朝典則之諳練又有精敏之才非獨筆札之富也至若處於荒陬居於冗職旣無錢財難於購又無市肆難於游而裒輯之多至於數百卷者獨吾敬叔而已敬叔壬寅科及第篤志文學善楷書被選嘗書表章大爲　玄陵所賞予蓋慕焉久矣數年來不相値不意其有此奇特也及其請名二書予喜之甚題典故之首曰周官六翼題文章之首曰選粹集且各叙其所以命名之義矣鎭陽林希閔求詩搢紳間將以贈敬叔又請予序予曰東方教化之源盖發於箕子之受封而教條簡易無繁文末節之後後世因之至

至今朴略之風猶在也三國姑置我 大祖立國以
來 光廟設科取士文學之盛見稱中國然其成書
者之多見此敬叔之所以發憤而為之者歟觀其所
好如此其中所存蓋可知已古今著書者衆矣吾三
韓近世獨快軒文正公為傑然其門人雞林崔拙翁
又其次也裒輯之富稱快軒簡擇之精稱拙翁然未
能盛行於世工匠之拙也簡秩之重也銀臺集相國
集可見已然此皆文章爾傳不傳非所急也周官六
翼在位者之座右銘也如其不傳至治之澤不降矣
其關於世道豈不重哉敬叔當盡心焉若曰吾刻之

秘藏之名山以竢後之君子傳之廣不廣非所知也則吾所望於敬叔與夫士大夫所以歌詠嗟美者皆爲虛文矣敬叔其益勉之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詠嘆淫佚數爲聲詩詩曰

敬叔讀破書五車搜羅剔抉忘居諸風窓雪榻三十載自道一生如蠹魚老師宿儒共嘆賞奇哉得此行秘書漢經諸公翼吾道真才傑出唯仲舒中壘校讎天祿夜太乙藜杖来授初子雲清淨守玄宅學力所到非比荒虛三國文章出師表千年寂寂南陽廬太山北斗韓吏部力排異端仍補道歐王曾蘇冠趙宋中

閒作者皆亞堀程朱道學配天地直揭日月行徐之
深選唐粹宋文鑑通典通考精英儲雄文傑句並是
耀精鑑博採相乘除誰知東方有一士中年不免王
門裙文章典故盡考察上窮玄象下黃輿竅於山川
神氣流倬彼雲漢星躔踈華衮斧鉞示命討發棨布
帛充閭閻象服龍浮坐廊廟鷹揚虎鬪臨儲胥春秋
萬花堆錦繡霜天玲月凍蟾蜍朝陽喈喈孫鳳凰天
麃矯矯群騶駼君不見映軒先生文正公文章道德
時象譽又不見槐山農隱崔拙翁高才卓絕仍紆餘
兩家類粹儘勤若如今流傳安在欲蒼天蒼天知奈

何白頭牧隱徒敘歟

亢巖讌集唱和詩序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盡其義故其君之所以禮貌者極其豐禮之豐義之盡志同氣合蔚然而雲從龍悠然而魚在水及其老也更休迭用優游佚豫於垂黃鮐白之年而未始以上位一日忘國家有議則決有難則赴君臣之間何其相得之深哉予於亢巖諸老讌集詩蓋三嘆焉上之南幸也曲城府院君廉公鐵城府院君李公漆原府院君尹公檜山府院君黃公唐城府院君洪公壽春君李公啓城君卞公寔從之

上甚嘉之所以待遇之亦盡其禮貌焉八月丙戌行
次允巖丁亥幸俗離寺明日大雨回至允巖留一日
諸老既以佚豫自居且樂其還都之近也於是舉酒
相屬侑之以歌者大將軍金何赤吹笛將軍金斷革
彈箏蒼顏白髮笑語酬酢望之若神仙然嗚呼孰謂
呻吟瘡痍之未幾而昇平文采之若是乎諸老既老
矣然稱　上不在此蘇之陽法宮之中身率羣臣更
直野次風雨寒暑不易百司庶僚是則是效各修厥
職無敢有缺則其所以觀感人心裨益國躰於朝々
周旋之間者多矣與其坐廟堂出號令者奚擇哉彼崇

桑竹林名敎之罪人也好事者尚圖而歌之矧亢巖之盛集爲國家之亢氣者乎但未知今世善畫者誰歟善歌者又誰歟若於圖也雖欲執子弟之役厠筆筲之列已不可得矣至於歌咏則非予不肖者倡之而誰歟試觀之俗離之山巖巖然屹屹然峻極于天者非吾後生所當仰止者乎諸老之風流文采雖與之爭高可也尚奚歌奚圖爲哉

送偰符寶使還詩序

高明受命大告武成華夏寧謐乃眷四夷宜撫而有爰命使者乘傳四出布宣威德俾各輯寧其人民符

實與公奉璽書禮幣涉海萬里來使是邦以明錫
聖天子柔懷之意舉國奔走奉承唯謹頃者關賊犯
遼東公實避地于此士大夫與之游者敬愛之故昔
之去也思之深今之來也喜之至又憂其歸之亟而
莫之留也於是相與賦詩以贈予惟朝鮮氏立國實
唐堯之戊辰歲也雖世通中國而中國未嘗臣之是
以武王封殷太師而不之臣其後新羅百濟高句麗
鼎峙相雄長秦漢以降或通或絕我　始祖以宏材
遠略起於唐季遂併三國而王其地自五代以迄于
今盖將五百年矣俗習既異語言不通周中國之所

不齒也然詩書禮樂之風尚猶不泯知尊中國有聖人者出未嘗不為之依歸焉矧今　天子不鄙夷遠人所以嘉惠之者如此符寶公又能秉心忠直視鯨濤不測之險如坦途然宣布德音上下交孚無纖芥疑則其世為藩輔䘵哉　帝明圣子子萬世益有今始公其志之

送峯上人遊方序

上人素所不識也㪅然踵吾門求見一見握手如舊交未幾吾羈蹇止留二七對靈一語誦經薦福梵音清澈聽者竦然吾欲挽留以久辭去者再益不三宿

叅下也臨別索言乎乃曰師去遊方何所求乎曰道
焉而已矣曰請問道安在乎曰無不在曰然則不離
當處矣乎曰然曰然則所謂遊者贅甚矣師在蒲團
則道在蒲團矣師用草鞋則道在草鞋矣墻壁瓦礫
無非道也江山風月無非道也不寧唯是着衣喫飯
無非道也揚眉瞬目無非道也上人何待於遊而後
求道乎哉吾之所謂贅者然乎否乎上人曰子之言
也是矣然吾所提者趙州無也趙州七十更叅禪夫
豈贅乎峯也生今二十九年矣去州年遠矣不叅訪
何從而見道乎此吾所以蒙犯霜雪跋稜山川而不

之憚也何子之譏之甚也予笑而答曰吾旣不去乎
蒲團草鞋是行住動靜之謂也雖然初學必自靜定
上下功夫無遷發趙州爲也幸也師之質也美不中
道廢趙州不難到及到肯吾言乎遂別甲戌八月日

牧隱文藁卷之九

大洲隱癸